# 尚秀列传全

尚秀列传

第一回残城惊变计中之计

东汉末年，黄巾骤起，自称「大贤良师」的张角以天书之术，凭妖术妖言，蛊惑民众，旋即聚兵数十万，横扫青、幽、徐、冀等八州，声势浩大，东汉外有乱贼、内有十常侍作遂，整个汉朝可谓千疮百孔、岌岌可危。

话说幽州高阳城中，有一少年，姓尚名秀，高大壮健，一脸俊目浓眉，相貌堂堂。本身出自一校尉之家，性甚好击剑骑射，最喜讲兵论武，言则忠直，行则果敢，父亲尚植却待之甚严，凡授武则必备木棍、荆棘等物，但有疲惫懈怠，即鞭之为戒。

尚秀有一妹，名瑄，偏出。二人自幼亲厚，常共学剑、读书；因瑄之母，即尚秀二娘乃胡族之后，生得异常白皙，额高眼圆，瞳作碧蓝之色；鼻细咀小，唇作桃红，年方十四，已是城中巷闻的小美人。

至尚秀十八岁时，乱兵延至幽州之南，见城中民众受黄巾贼之惑，以白土书甲子二字于门上，心中一怒，竟破口大骂，直指书字者为「汉贼」，遂反被众人指为「亵渎大贤良师」而被轰走。

发动叛乱最大的助缘就是民众的无知，莫非真是众人皆醉我独醒？

这尚秀怀着满肚闷气，无处宣泄，刚步进家门，便即大吼起来：「呸！这贼子匹夫！还敢自号大贤良师，实则为天下最大的骗子！」其时，家中尚有侍女宛儿，见少主回来，连忙为他解下外衣佩剑。

城中能佩剑者、自官兵之外，独有尚秀一人，因他曾于城外救城守之女于狼群之中，城守刘延乃特赐他一剑，又许他破例在外佩剑，以示显扬，更有着让他多警恶惩奸之心。

其妹尚瑄正在房中习毕针纸，闻得此语，拖着长裙，踢着小鞋，盈盈步出厅外，秀眉一扬道：「回来就大呼大叫，当这儿是练兵场么？」

尚秀但凡见到这妹子，烦恼就不翼而飞，拉着她袖子趋步到厅中几前坐下，叹道：「瑄儿有所不知了，闻说张角、张宝、张梁自称天公、地公、人公将军，宣告天下，说什么苍天己死、黄天当立、汉室已殁、大圣将出。方才我见城中之人，竟应张角所召，白土书字，以应什么大吉之时，明着是听信黄巾贼的妖言，你来说，我该气是不气？」

那尚瑄虽只十六，却颇能读书，犹胜乃兄，又听父亲说得多了，对天下之势也略知一二，当下听了哥哥一言，却是「噗哧」轻笑起来，弄得尚秀一阵茫然，不知她从何笑起。只见她此刻笑颜如花、动人之极。

尚瑄笑了良久，方才止笑整容，原来直视乃兄的美目滑溜溜的一转应道：「兄长不是常说瑄儿妇人之见吗？为何今天又要来问？」

宛儿正自为二人斟茶，在旁听了，微笑道：「小姐啊，少爷既相问，想必又是着了人家道儿，在武堂又找不着知音人，才来向你诉苦。」

尚秀接过宛儿奉上之茶，含笑望向这个俏丽可人、善解人意的侍儿，叹口气道：「最知我心者，宛儿是也。」她虽是侍女，二人却从来不将她视作下人，尚秀的父亲更有意让宛儿作他尚家媳妇。

尚瑄支颔目视宛儿片刻，流盼一转，才幽幽道：「那兄长不就只与宛儿相言罢，何必又问瑄儿。」

尚秀见妹子神色不悦，正一愕间，却见父尚植行色匆匆自外而入，急道：「祸事了，祸事了！秀儿瑄儿快过来！」

二人愕然而起，尚秀见父手有文诏，道：「爹，有甚祸事？」尚瑄在旁，也道：「是否黄巾贼兵至？」

尚植额角冒汗，道：「张角手下副将陈汝，领兵一万，直迫高阳城下，离城只有三十余里。此路兵乃绕山路暗袭，连细作被暪过了一时。城中百姓，多已收拾细软，准备离城，城中或有信黄巾之说者，竟劝大人纳城归降。」

尚瑄惶然的望向乃兄，却见他神色冷静，心儿竟有些的定了下来，只听见他徐徐道：「父亲，黄巾贼虽多，但毕竟是碧合之众，然而我们亦不能正面迎击，不若先来个诈降，再来个里应外合之计如何？」

尚植知他最多诡计，道：「说下去！」

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

「苍天己死、黄天当立！苍天己死、黄天当立！」